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會潛水的貓
<p>絕望是深遠幽暗的海，而我在晴空碧波之下死去，漸漸向下沉淪、腐爛，直到無聲墜落於海底。</p> <p>在想要去死的時候，我瞞著家人，偷偷的養了一隻貓。</p> <p>關於養貓，上一次有念頭已是3、4年前。那時的我只不過是高中生，沒有時間，沒有獨立的空間，更沒有經濟能力。父親一句「妳拿什麼養牠？」便立刻令我打消念頭。我以為這個念頭早已消逝而去，像那些曾經美好、亮麗的夢想，殊不知它原來隱藏在我心裡的柔軟角落，準備在未來發芽。</p> <p>貓的花色很多，白貓、橘貓、賓士貓、白底虎斑貓等等，我尤其喜歡黑貓。那樣純粹的配色很低調，卻依然美麗，那是一種有力的美麗，那是我想要成為的模樣。</p> <p>讓我想養貓的那隻貓，就是一隻黑貓。</p> <p>還是高中生的我，在高中圖書館門口的垃圾桶附近，遇到一隻黑色的小貓。牠那麼的瘦，小小的肋骨在乾枯的皮草下清晰可見。</p> <p>很可憐。</p> <p>只是單純的這樣認為，所以就抱了回家。那時的我，為了準備學測，選擇離開距離學校四十分鐘車程的老家，獨自住在學校附近，只需十分鐘車程的房子裡。</p> <p>一個人住，很安靜，也很孤單，彷彿海深處的那種水壓，壓的人喘不過氣。但是時間一久，也就習慣了，甚至慢慢衍生出一些習慣，例如自己吃飯，例如開始不習慣閒談跟抱怨。</p> <p>猶如深海生物漸漸演化，以適應環境。</p> <p>正是高中的這段經歷，在上上了大學，獨自一人來到台中時，並不會覺得很難適應。我沒有選擇在學校宿舍落腳，而是獨自在外租房子，從一開始的排斥，轉為追求海深處般的寧靜，或許我也在不知不覺中演化了。</p> <p>但我演化的速度，終究趕不上世事的變化。</p> <p>我一直不是個樂觀的人，有時候會小憂鬱，會憤世忌俗。在那有著極重升學歷力的高中時期，我也曾看過精神科、吃過藥，我知道自己的心理狀態一直有些問題，但我以為自己不會自殺。</p> <p>一切起源於聽了太多別人的抱怨。哪個女孩子今天穿得真醜，哪個人分組時總是不做事，誰或許看誰不順眼。小嘮小叨對別人來說無傷大雅，對我而言卻是痛苦的積累，那些東西就像一個個小磚頭，慢慢堆疊，當疊到與我心臟同高時，一口氣壓碎了我的靈魂。</p> <p>就是這樣簡單的事情，令我痛苦地想去死，我不敢和我的父母說，我怕他們擔心。</p> <p>我找了那麼多方法。串珠子，打拳擊，和朋友出去玩，卻沒有一個能夠舒緩我的痛苦，我依然想要去死，從這個世界消失。</p> <p>明明可以找人抱怨，抱怨出收到的那些負面能量。但是這樣一來，就和那些人沒有兩樣了，不過是轉嫁到他人身上罷了，那些糟糕的思想依舊存在，依舊傷害著別人。我咬緊</p>	

牙關，為了這種根本不會有人在意的事情堅持著。

於是我去申請了學校的諮商。免費，這是多麼誘人的詞，肯定不只有我覺得誘人。我等了一個多月，接洽我的老師說，如果真的有迫切的需求，一定要立刻跟她說，她可以緊急安排一次諮商。

迫切的需求？我看著 email，心裡是無止盡的困惑，怎麼樣的需求才是緊急的？

我的需求是什麼？

我把諮商的預約取消掉了，我覺得自己並沒有那麼迫切的需求，只不過是想死罷了。

「我想死。」那時的我說。我以為幫助過別人，而別人也會同等的幫助我。

「妳不敢。」而我收到了這樣的回答。

記得那時，覺得幾乎要喘不過氣，好像溺水，窒息感鋪天蓋地的捲來，就算身上蓋著喜歡的亞麻被子，也覺得渾身寒冷，像是即將碎成雪花。

好不容易鼓起勇氣伸出的手被打掉了，我也再次沉回海底。

是的，或許我不敢，這樣一來，也算不上是什麼迫切的需求。

只是無法呼吸而已。

理智上告訴自己，應該去看精神科才對，但是靈魂卻在耳裡嗡嗡作響，不想去，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！我在尖叫，在嘶吼，用刀子捅著紙箱。我多希望捅著的是我自己，那個無力又無能的，只敢躲在海底的自己。

我看著破爛的紙箱，一切又似乎都過去了。所有傷害我的人，傷害我的事，依然存在著，不在乎著。而我依然把自己藏在那片海底，假裝自己演化的很好。

然而那不過是一種偽裝，只要有一點壓力，有一點不舒服，我的傷口又會快速腐爛惡化，侵蝕入骨，我需要吃藥，需要有人陪我度過難關，但我什麼都不想要。

於是我開始推開很多東西，食物、興趣、社交，還有愛我的人。很快的，我的世界裡只剩下窒息與模糊的咕嚕咕嚕聲。太多的睡眠會令我頭疼，但我依舊不想醒來，直到某一天照了鏡子，發現幾乎快要認不出裡頭的那張臉。

這是妳想要的嗎？是這樣的嗎？我問自己，過著如此萎靡的生活，內心的痛苦卻依舊沒有減輕。載浮載沉的，我兜兜轉轉，最後還是回到了學校的諮商室，諮商師替我安排了精神科，讓藥物與諮商並行，以達到最大效果。

也是在這時，我意識到自己的狀況或許真的很嚴重。

我又開始吃藥了，像是被強制拉離那片只屬於我的海底。藥的副作用很強，嘔吐、暈眩、嗜睡，還有很多很多。晚上睡不著，吃飯吃不下，真要我說，和那段破爛的日子比，似乎也沒有好多少，但是我的諮商師告訴我，我正在進步。

那晚，我夢到自己像是被透明的玻璃罩蓋住，看著外面的世界，我聽得見他們，他們卻聽不見我。我恨，恨那些自私的人。無數的嘴在玻璃罩外開合著，咕嚕，咕嚕，我聽不清楚。我感覺到自己的嘴也開合著，或許是在嘶吼、在反抗著，但是卻一點聲音也聽不見，只能逐漸被咕嚕聲淹沒。

看著鏡子，那日漸消瘦的模樣，連自己看了都厭惡。我和親密的朋友半開玩笑著說，等我死了，我的模型收藏就都是妳的了。

朋友開玩笑地回說，才不要，模型多佔位置，妳自己留著吧。來一隻貓吧，養貓可以

陪妳呀。妳看這隻，我替妳精挑細選出來的喔。

她傳給我一隻黑色幼貓的照片，是從公立收容所的網站截下來的。好小，還有點髒，眼睛裡幼貓特有的藍膜甚至還沒褪乾淨。

但是眼神很倔強。

好可愛啊，我說。

「妳想要的話，我可以開車帶妳去看看。明天？」

明天明明有課的，不該答應的，卻仍然鬼使神差的，說了好。

那天還下著大雨，碩大的雨滴砸在玻璃車窗上，發出駭人的聲響。收容所在山上，朋友開著車，帶著我去到了收容所。

我看到了那隻貓。很小，很瘦，也不是純黑的黑貓。毛髮雜亂，還有很多不好看的白色雜毛。他縮在大鐵籠的一角，凶狠的對我們哈氣，但是當朋友把手伸過去時，又貼過來拚命的撒著嬌。

收容所的人讓我抱他，我感覺到幼貓炙熱的體溫，跳得很快的小心臟，緊緊貼著我的胸膛。一股難以言喻的情感從心底升起，像透明的泡泡從幽暗的海底升起，向上飄升，直到抵達晴空之下，破裂。

我帶著牠回到無人的宿舍，我喊牠 Shota。

夜晚降臨，無止境的噩夢襲來，黑暗一如往常，準備將我拖入深處，但是今晚不一樣。小小的貓，在我的被子邊緣扒扒，發出細小的喵喵聲，我在意識迷濛中打開被子，讓貓鑽入我的床褥，貼在我的身邊。他睡得四腳大開，白花花的小肚皮翻向天花板。

到底是什麼讓他能夠如此信任陌生的我？

他睡成了一個黑色的長條，小小的腳正好擱在我的手邊。我握住牠小小的、溫度很高的、毛茸茸的掌，悠悠沉入睡夢深處。

那時的我期待，在之後的好多個夜晚，也能夠這樣安心睡去。而被貓咪陪伴著的我，也確實如期望那樣，擁有甜美的夢鄉。

然而某天午夜，在夢中突感一陣心悸，緊接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噁心感，我避開熟睡在我腿邊的貓，踉踉蹌蹌的起身，像隻沒槳的船，盲目地摸索著方向往廁所撞。

我俯身跪倒在馬桶邊，不斷乾嘔。我好想吐，那種感覺像是身體裡有著怪物，倉皇的想要破肚而出，胃裡翻江倒海，但是我一點也吐不出，因為在這一天裡，我幾乎沒吃什麼東西。

磁磚的冰涼開始侵蝕我的膝蓋，雙腿隱隱作痛起來。我一邊乾嘔著，一邊放任眼淚和鼻涕往下掉進馬桶。我已經很久沒有哭了，但是那晚，實在是止不住地想要大哭起來。我感到自己開始上氣不接下氣，不知道哪顆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，一整天無法進食的飢餓感，無不侵蝕著我的理智。我感到自己的意識正向下沉去，往下沉去。好像這片海，終於被侵蝕得沒有了底。

我希望自己能夠相信一切都會變好。然而當心理與生理的問題一起襲來時，我或許什麼都沒想，又或許想走出陽台縱身一跳。就摔成一坨狗屎吧，這狗屎般的人生，搭配這樣的模樣死去，或許剛剛好。

鼻水堵住了鼻腔，我在慘白的光線下，幾乎不能呼吸。

門外突然傳來一陣聲響，將我從窒息的海深處撈起。

是我的貓。

Shota 已經比剛來時長大了一些，也長胖了。他一臉睡得迷糊的模樣，朝我搖搖晃晃的走來。一身幾乎純黑的皮毛，使我無法看得很清，但他那雙已褪去藍膜的亮黃色眼睛，反射著廁所的慘白光線，在黑暗中顯得格外醒目明亮。他在我身邊趴下，打著呵欠，又迷迷糊糊地打起盹。我一邊哭，一邊摸著他，對著他胡言亂語。謝謝，對不起，謝謝你，一直這樣不斷地重複著。

他發出一聲慵懶的鼻音，好像在回應我。

我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，將想睡的貓抱起，回到床上。我貼緊貓，他好小。他的體溫那麼高，皮毛那麼柔軟，心跳那麼有活力，他在我的觸碰下發出呼嚕聲，那一夜，我再次握著他的手，沉沉睡去，安靜地沉降在另一片海底。

那是一片柔軟的，屬於睡眠與美夢的海洋，而我逃離了那黑暗與絕望之地。

隔天一早，Shota 吵著要我起床餵他。

在養貓之前，我已經很久沒有與早晨相遇。自從狀況一落千丈後，幾乎都是昏睡至接近中午，即使早上勉強起床去上第一堂課，也都是半睡不醒，像個孤魂野鬼般的遊盪。

我餵了一些罐頭給他，他很努力地埋頭猛吃，即使我一下又一下的撫著他的脊椎骨也毫不在意。不再皮包骨的小小身體規律起伏，散發著生命的熱度。

那一刻，我的心平靜了下來。

將貓籠打掃乾淨，鏟掉貓砂裡的屎尿，也到了該去上學的時候。那是我這些日子以來，第一次清醒的走出房間，去嗅聞、傾聽、觸摸這個我真正活著的世界。

那幽深，令人窒息的海底，似乎已是過去式。

日子似乎真的開始慢慢變好，我開始能夠規律的醒來，能夠感受飯菜的香味與口感，開始能夠聽見真正愛我的人跟我說的話語。

這些美好的體驗，再也不會被幽暗的海水阻隔。

曾有人跟我說，妳很勇敢。

我並不這樣覺得。只是在窒息之後，我清楚知道，我更想要光亮和氧氣，僅此而已。或許總有一天還是會沉回海底，我想。但是我不再對或許會到來的那天感到恐懼，因為我知道，會有一個小小的、毛茸茸的掌，將我從深海中拉起。